

谁家如此

董玉成 王秉發 李放 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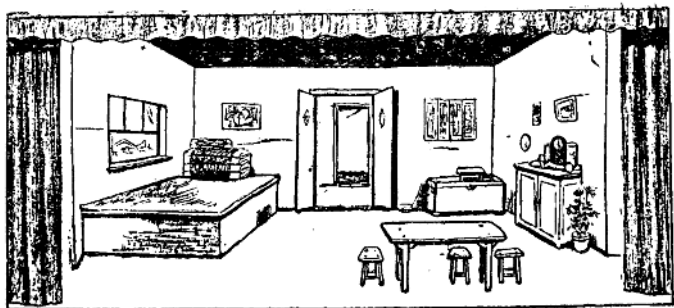
独 幕 話 剧

誰 家 如 此

董玉成 王秉發 李放 著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7年 沈阳



舞台設計 王秋

人 物：楊得才——农民，四十三岁。（简称才）

楊 妻——得才妻，四十岁。（简称妻）

楊大娘——得才母，六十八岁。（简称娘）

吳大娘——鄰居，六十五岁。（简称吳）

楊玉荅——得才的大女兒，某紡織厂女工，二十一岁。
（简称荅）

楊玉芝——得才的小女兒，小学生，八岁。（简称芝）

时 間：一九五六年深秋，某日傍午。

地 点：离城市不远的某农村，楊得才家里。

布 景：一个生活較富裕的农民家庭。舞台里方中央有門，通过这門可以看到对面屋的門。台左侧是炕，炕上放着整整齐齐一叠被褥。由玻璃窗可以看到院中景物。門右边有一个古旧的箱子，箱子上放一張很小很旧的炕桌，这都是楊大娘的用具。台右侧靠牆有一小柜，柜上放有坐鐘、鏡子、茶壺、茶叶筒及梳妝用具。台右靠前方，有一張高桌，桌旁有三只凳。牆上有月份牌、旧年画等物。

幕 啓：時已傍午，因今天有“貴客”到家，所以楊妻在忙忙顛顛地準備菜飯，忙着擦桌子，又興高采烈地拿出一床嶄新的毯子鋪在炕上。楊得才提一筐香菜、蔥、胡蘿蔔之類的菜蔬上。

才：菜弄來了！還少什麼？

妻：要等你弄來菜，什麼都耽誤了！（看鐘）哎呀！都十一点多了，你還不快上合作社去裝點醋，買兩盒煙哪！

才：（看茶葉筒）茶葉也沒有啦！……瓶在那兒放的？

妻：在小碗櫃里，你自己去找。

（得才到外屋去找瓶。妻拿出雞蛋簍子，數雞蛋。）

妻：就剩七個雞蛋了，這怎麼辦？

才：還打雞蛋水呀，有茶水還不行啊！

妻：你看你說的，新姑爺頭一趟上門，還能免了老規矩啊！再說，給孩子打點的樂樂呵呵的，還能有虧吃啊？孩子那個月不往家捐錢，你當還吃着你的啦！（邊說邊給才找衣服）你把這件新小布衫換上。

才：換衣裳幹什麼！也不是來看我。

妻：（興奮地責怪）你看你那個樣，球球巴巴的，讓人家看見不笑話？咱也不是沒有……。

（得才慢騰騰地換衣裳，妻性急的幫着扯了兩把。）

吳：（外聲）哎喲！屋里香滋辣味的，來客了是怎麼的？（邊說邊上。）

妻：老吳大爺來啦！今天玉苓要來家，來信說是要領對象來家看看。

吳：噢！怪不得你這樣忙活，可得好好招待招待。玉苓是自己對的象啊？還是誰給介紹的？

妻：自己找的呀，一个月能挣八十七元五呢！

吳：好啊！現在就是这份心思不用老的操啊！玉苓那个孩子，又精細又伶俐，到底不能找个“二五眼”的。婆家那头都有什么人哪？

妻：弟兄倆，就一个老婆婆。

吳：这么說算对你的心思啦！早先都說沒有兒子怎么怎么的，現在新社会丫头小子一样。象玉苓这样的，不比那不爭气的兒子还强啊！

妻：（美滋滋地）管怎么說不如有兒子好啊！

吳：嗯！你說的！（不同意地）你們兩口子穿的戴的，还有她奶奶用的，不都是孩子給置办的，玉苓那孩子那么顧家，兩口子掙錢，往后有你的福享啊！

妻：（美的合不攏嘴）嘿嘿！还不知道女婿怎么样呢！

才：也不知道会不会喝酒？

妻：你就忘不了你那一口！

才：管他会不会喝，还不得裝点預备着。酒瓶呢？

妻：-在外屋碗柜里。

（才到外屋找酒瓶。）

吳：都預备些什么菜？做几个盤？

妻：有什么做的，好賴还不得湊付几个盤呀。

吳：得呀！头一趟上門……。你婆婆还没回来呀？

妻：他二叔那兒，吃穿都比咱家强，还能不多住些日子！

吳：你婆婆就喜欢玉苓，要知道玉苓領着对象回来，老太太还不怎么乐呢！

妻：玉苓对她奶奶可真不錯！管多咱写信都問老太太。……大孀子你家有沒有雞蛋？借給我十个。

吳：有啊，我回去拿去。（边說边下。）

妻：不用你跑腿啊，等一会我叫玉芝去拿去！

才：（从外屋拿一个酒瓶上）那个裝三斤的瓶子呢？

妻：哎呀！裝一斤还不够喝的呀！你别喝的里倒外斜的，叫人家笑话。

才：平常都没亏着，这个日子还能叫它亏着啦！

妻：大瓶在小柜里。

（才从櫃里找出一个大酒瓶。）

芝：（手中拿一封信跑上）爸爸！来一封信！

（才將瓶放在小櫃頂上接過信。）

妻：那来的信？是玉荅来的？

才：是她二叔捎来的。

（远处火車汽笛声，火車馳过声隱約可聞。）

妻：玉芝！火車过去了，还不快去迎你姐姐去！

芝：好。（跑下。）

妻：她二叔成年不往家捎封信，冷丁捎信必是有什么事？

才：（看信）她二叔調青海去了，走的挺急，这是在火車上写的信。

妻：調青海去了！离这有多远啊？

才：大概不近，还不有几千里！

妻：沒說她二孀子去不去呀？

才：信上說家屬随后去，可沒說多咱去。

妻：汉子去了，老婆还能呆几天，还不得赶快跟去！哎呀！老太太怎么办哪？

才：信上說还不知道那边情况怎么样，老太太又嫌远，不願意去，所以不打算帶老太太去。

妻：那怎么办？这不死逼梁山叫老太太回来干吃咱的嗎？什么道兒远！他那是存心不养活老太太！老太太也發賤，这个破家有她什么，恋恋不舍的！

才：她二叔說了，以后有机会回来，老太太要願意去，可以領去住些日子。

妻：他那是說好听的，这一陣要不帶走，那么远，他能特地回来接老太太？我看你得拿主意！

才：回就回来吧，那有什么法！

妻：你說的可倒容易，她二叔在大連那咱，管怎么的老太太能兩下跨着住，这回想扔給咱，他不管哪！

才：老的，咱还能說出个不养活！咱也不是养活不起。

妻：你能养活，我可不能侍候，“能添一斗，不添一口”，你別看那么个老太太，又得吃，又得用，还得人侍候，咸啦淡啦的，誰能推不推？再說，少一个人，就少一个人的花銷。

才：怎么办？还能推外边不管？

妻：她二叔这是脫淨身，把个老棺材瓢子弄来家，要是一口气上不来，一口棺材多少錢！

才：真个老二就一点不管啦？

妻：是精細的趁早叫老太太跟他去，趁着“二份子”还没走。

才：信上說的不打算帶，要硬往外推，街坊鄰居知道好看哪？

妻：（諷笑地）幸亏攤上你这个孝子，你孝順，老太太来了你侍候！

才：这回你又不能侍候啦，忘了当初分家的时候，你硬要留老太太啦？

妻：一时說一时的話，誰看見房子地不眼紅，你說我爭，“二份子”沒爭啊？

才：事兒已經这个样啦，就这个样吧，以后写信叫她二叔往家捎

錢就是了。

妻：嗯！想的可寬綽，那麼遠他能捐錢給你？

才：捐不捐那就在他啦！

妻：你多咱辦事都是窩窩囊囊的。照我看，趕緊去告訴老太太叫她跟去。老太太要說跟去，他還能硬說不養活。

才：你能說你去說，那麼遠老太太不願去，還能逼她！

妻：喂！你裝白臉，叫我裝黑臉啊？當媳婦的話不好說，你們娘倆什麼話不能說，……等她奶奶回來啦，听听她的口氣，你把話硬點說，她還能非賴在家里不可。

才：等回來再說吧！……大丫頭知道可不能讓！

妻：（急囁）你可別跟她說！你不說她就知道了？……這個事可不能含糊，等“二份子”走啦，老太太一回來，我看你怎麼辦？

才：（不耐煩）我知道啊！

妻：一個老爺們辦事窩窩囊囊的，多咱也拿不定准主意。

才：趕快收拾桌子吧，天都晌了，客好來了。

妻：哎呀！你還不趕快去裝醋去，好拌涼菜。等客來了你還能走出去啦！

才：（拿起瓶子欲下，忽想起）你倒給我倆錢呀！

妻：嗨！（嘆氣，一邊掏錢，一邊嘟囔，付錢與才。才下）咱算傷天理了，當媳婦多咱能當到頭，剛剛輕快兩天，這又要回來了，這一回來那天能走！人要老了，沒有病也帶三分病。再說嘮嘮叨叨的，煩不煩死人啦！（見貓吃魚）貓！你這個倒頭鬼，你也來氣我。（邊打邊罵。看鍋）唉！燒的連點湯都沒有了，我算叫這幫人氣二虎啦！（盛一盤菜端上，嘟囔個不停。）

芝：（外聲）媽！媽！

妻：（一惊）哎呀！来啦！（急忙收拾头上脚下，看桌看炕，惊喜交加，手忙脚乱，解下围裙掸炕。）

芝：（提个小包上）我奶奶回来了！

妻：（如凉水浇头。将手中围裙丢在炕上）你姐姐呢？

芝：这趟车没来。

（娘上。）

妻：（讪讪地）她奶奶回来啦？

娘：哎！碰巧遇上社里拉菜的车啦，我跟着回来的。

（妻急忙将炕上铺的毯子揭下来。）

芝：（摸奶奶带来的小包）奶奶！这里有好吃的吗？

妻：（有气地）有什么好吃的！（推芝）去迎你姐姐去呀！

芝：火车都过去啦，她没来。

娘：玉苓要来家呀？

妻：是啊！（双关地、直声拉气地）望她来她不来……

芝：还倾对象来哩！

妻：上大道上去望望，能不能坐旁的车来。

芝：好。（敬奶奶的小包不肯走。）

娘：（自语地）哎哟……多少日子没看见我孩子！（向妻）玉苓有对象啦？

妻：（不理。）

娘：孩子有对象啦？（又问）没听说女婿是干什么的？

妻：人家自己找的，咱不知道啊！（指芝）穷倒头鬼，你算不能离开这个家！还不快去！

娘：（打开包拿出苹果）吃吧！（芝接过苹果跑下。娘又拿出胰子、手巾）二媳妇给我坐车的钱，我没舍得花，卖两条手巾和一塊胰子，你拿去使吧！

妻：叫你坐車你就坐唄，那兒少那兩個錢。（把東西接過放在櫃里，壓抑着厭煩，裝得冷靜、緩和地）她二叔調走啦？

娘：哎！上青海啦！好几千里地。

妻：好啊！越有能耐越走的遠。她二孀子多咱去呀？

娘：聽說二小子去啦，來信她就走。

妻：她奶奶！你不跟去呀？聽說那邊比咱這兒好呢，吃的賤。

娘：管它是好是賴的，不如在家里方便。再說好几千里地……

妻：那怕什麼！有火車，道兒遠也累不着，就当逛景啦。

娘：我呀！就覺着舍不得老親故鄰的，人到老了不願離開這塊土。我在大連那麼遠點，日子多不回來還惦念着家呢！

妻：唉！你看他奶奶說的，那兒還不是一樣，住常了就好啦！老人能跟着兒子各場走動走動也是個福啊！

娘：可不能那麼說，人上歲數啦，那天都不願離開孫男嫡女的。

妻：那邊不是也有嗎！

娘：他們還小啊！不知道憐恤奶奶，我出去那麼兩天，做着夢都想玉苓和小玉芝！

妻：你要怕想她們，等以後你去了，照個象片郵去。

娘：嗨！那麼遠，我不打算去！

妻：（看軟說無效，即找理由）不是別的她奶奶！我倒不是攔你，老的誰养活还不是應該的，我尋思你在“二份子”那兒住着舒心，又能給照看孩子，那知道你回來。要知道你回來，那能把西屋那間房子借給社里呀！

娘：咱就兩鋪炕，那能往外借！

妻：那屋不是軟山牆軟壁嘛，社里做豆腐，房子不夠用的，社主任來好幾回，我尋思閑着也是閑着，就借給社啦！這陣兒咱還能說了不算哪！

娘：那么咱们就都在这铺炕上睡吧！

妻：那象个什么，一辈不是一辈，两辈不是两辈的！

娘：要不……要不我在地下搭个铺睡。

妻：这往下冷天冷地的，咱睡在炕上，能叫你睡在地下啊！

娘：上外边借个地方也行啊！一个老人怎么不好凑付。

妻：哎呀！她奶奶，你别给人家添麻烦啦！我看你趁早另打主意吧！怎么凭着天堂不去，就愿意找罪受！

才：（上）我妈回来啦！（妻暗拉才一把，示意想办法。才把酒瓶放在桌子上）怎么客还没来呀？

妻：谁知道，怎么这个时候还没来？

才：没打发孩子去望望吗？这么个时候还不来，还能来啦？

妻：叫玉芝去望啦，不来拉倒，省点。（向外望）越不可心，就越不可心！

娘：要来也该来啦，怎么没来呢？多少日子没见孩子啦；也不知道是胖了还是瘦了？孩子多咱都要强，听说做那个活，还挺操心呢！

才：晌午歪了，收拾饭吃吧，她奶奶好饿了。

妻：着什么急，吃个“半理不落”的，客来了怎么办！

娘：我不饿呀，等一会吧。……八成是没赶上车。

才：可也没有准。……老二调青海去了？临走没对你说什么？

娘：二小子说不知道我去了能不能服水土，问我愿不愿意去，我要能去，他好在那边找房子，我要不去，他好打谱儿捎闲钱。我寻思上岁数啦，远里风程的上那么远的地方去干什么，听说坐火车还得好几天，我又打“怯”坐火车……。

才：是啊，老人走那么远，不容易。

（妻气的瞪才一眼。）

娘：我又寻思，住在“二份子”那場，沒有我干的活。回到家里頭，照應個家，喂個雞，多少還能做點活。

才：家里也得有個老人啊！那麼遠……

妻：哎呀，你這個人！她奶奶這麼大歲數啦，也該去享兩天福啦，你還留在家里遭這個罪干什么。

娘：咱沒有那個福，在家里頭，餓不着凍不着就行了。好幾輩子就在此兒，我那能輕易就離開了？那邊是兒，這邊也是兒，好好賴賴都是自己養的，只要你們不嫌乎就行。我眼看就七十啦，今晚上脫了鞋，明早上還不知道能不能穿上。

才：實在不願意去，就不去吧，在家里也餓不着，老二要是有心，能捎兩個更好。

妻：（埋怨地）你呀！管多咱辦事就是分不開路。她奶奶老人老腦筋，有些事想不開，你也想不開嗎？她奶奶也真是的，現在坐車這麼便宜，打一張票不就回來啦？身板又那麼硬實，真的活了今天就沒有明天啦！在家里吃的沒有好吃的，穿的沒有好穿的，有什麼舍不得的？到那邊去，真的他們兩口子吃魚吃肉叫你啃包米餅子？她奶奶是個明白人，是好是歹心里也有個數，我這都是向着你。我看哪，我趕緊收拾點飯給你吃，有什麼要帶的你收拾收拾，趕緊上大連，跟“二份子”核計核計，能去就去吧！這陣兒拿主意還不晚。

才：怎麼辦？那麼就收拾點飯吃了……上大連去看看？

妻：這可是她奶奶自己的事兒，拿不定主意以後可別後悔。（去收拾桌碗。）

娘：得才！你也攆我走啊？……老驢老馬都舍不得家鄉，七老八十的你叫我往那走？走那麼遠，要是一口氣上不上來，真個就給這把老骨頭渣滓扔在外面？……你爹的坟在此兒，我能

舍了你爹爹那堆土嗎？（声泪俱下）……我还有几年活头了！
真个有兒有女的，日后兩把老骨头还得分兩下！

才：嗨！实在那么的……以后再說吧！

妻：（生气地指才）看那个頂不起鍋盖的架！（自語地）活的還沒打算好，老早就打算死，活蹦乱跳的人，那能死？……那里的黄土不埋人。……

芝：（耍嬌地上）媽！還沒來。

才：这时候不來，不能來了把？

妻：（有气地）你再不能去望望！

（才看看鐘下。）

芝：媽！怎么还不吃飯，我餓了。

妻：等一會兒！你就能吃，还能干什么？（推芝一把。）

（娘急忙想去帮助拿菜，以便討个好臉。）

妻：不用啊！（娘被阻止，感到無措）就那么一件衣裳，还不脫下来呀！弄髒了，我看你出門穿什么？

（娘順从地脫下大夾襖，从箱里拿出破舊的大褂換上。）

妻：（將一盤盤的菜送到小櫃里，叨念着）住家过日子要不來客誰能做这些东西，今个不來，也不知多咱來？做活的人老唸叨沒有菜，一頓吃了能当个什么！留着好給做活的就个飯。（娘把小炕桌放在炕上，妻將大盤大碗的菜飯放在高桌上。）

妻：（对芝）你不是餓了嗎？还不赶快餓！（又收拾几个小碟，一双筷子，放在炕桌上）吃飯吧，要过日子不得不打算，往后也沒有好的！

才：（上）不能來啦！吃飯吧！（由瓶中倒出一小壺酒，湊到娘一起坐下）
……菜呢？做了不吃留着干什么？

妻：正經事沒有你，非得一頓吃了？

才：老太太来家了……。

妻：我知道你孝顺，我怎么还留着我自己吃啦！（赌气將小櫃打開，拿出一盤炒鵝蛋，沒好氣地放在炕桌上。）

娘：我不吃啊！

芝：媽！俺要吃鵝蛋！

娘：上奶奶这边来，这兒有！（芝要去，但被妻推一把。）

妻：任什么不能干，还想吃好的。（用碗將盤內鵝蛋菜撥去一大半，給芝）給你！死穷鬼，吃了啦了心事。真个今天过明天就不过啦！

才：你讓我吃点痛快飯吧！

妻：我多咱不讓你吃痛快飯啦？是我不讓你吃舒心飯了嗎？

才：你少嘟嘟兩句吧！怎么必当在吃飯的時候嘟嘟囔囔沒有头！

妻：我嘟嘟？都怪我嘟嘟？攤上个好汉子再也不用我操这些閑心。

才：悄悄的吧！媽！吃飯吧！（喝口酒）你把那个菜拿来！

妻：正經的事沒有你，寻摸着吃菜喝酒就有穷精神了。一頓吃了，往后可別唸叨沒有菜。

才：拿来吧！（不耐煩地）嗨！（嘆一口气。）
（妻帶气勉強地由櫃中拿出兩盤菜，放炕桌上。）

芝：俺要魚。

妻：（一气將櫃中几盤菜都拿出放在高桌上）小穷鬼！你爹能掙，往下天天照样吃。（娘用筷子去夾魚，妻有气地借孩子發瀝）你那么翻弄什么！看見吃就沒命啦！（向才）算一口死辣水給你灌二虎啦，什么都忘啦，該說痛快話不說。……脫生个老娘們就算前世做了孽，老的小的都得侍候到，一时不到就得听动静。这往下沒有那样事，誰侍候誰呀！那一輩子該你們的！跟着遭这个罪。

才：（不耐煩）哎呀！吃一頓飯，你看你嘟嘟的。（放下酒，飲下。）

妻：你算沒有事啦？你要上那去？飯也不吃啦？

才：飽了！（邊說邊下。）

妻：趕快備！誰能等你！老一輩少一輩的，侍候到多咱是個頭！（開始收拾碗筷）她奶奶！你別絲絲拉拉的拿不定主意，趁着她二孀子還沒走，這陣兒想跟去還不晚。

娘：（放下碗，深深嘆一口氣）唉！……

妻：不願去，你就怕咱過寬裕啦！兩下都是你的兒子。輪也得輪一半。為什麼非要抓一頭撒氣不可呢？

娘：玉芝她媽！二小子也沒說不養活我，你們要覺着抱屈，我寫信叫他捐錢……

妻：我可不是當老媽子的，他能捐錢我還不願侍候哩！（指芝）快點吃，下晌還得推磨，誰能老陪伴你。（芝吃完，娘也放下碗，妻將碗筷收拾下，又搬起小炕桌，覺得不大合適，對娘）吃不吃啦？

娘：飽了！

妻：玉芝啊！把被都拿那屋去，給你奶奶的行李拿過來！

（芝將得才夫婦的行李搬到對面屋里，由對面屋里拖出破舊不堪一套小鋪蓋放炕上。）

妻：她奶奶！你自個兒琢磨吧！家里可連個睡覺的地方都沒有。

娘：不好跟社里說一聲？……實在叫我走，等過了年再看看。

妻：過了年還有日子啊？我可把話說在這兒，等“二份子”走了，可別說我攔你，你沒有地方去。

娘：大媳婦！我還能活幾年，好賴這還是我的家。別說我多少還能做點活，就是不能做了，你們就權當多養活一條狗，你別逼我啦！（老淚縱橫。）

（吳大娘在窗外暗聽。）

妻：喂！我逼你啦？那么大岁数的人，怎么还咬理？“个人劳动个人吃”，这个年头誰养活誰？誰还不想寬綽寬綽？

吳：（外声）客来了嗎？怎么沒去拿雞蛋哪？（隨声上。）

妻：（急变笑容）大嬸子来啦？客沒来呀，也不知道怎么沒来。

吳：家里热热闹鬧的，你这是跟誰說話呀？

妻：小玉芝那个小穷鬼呀！我叫她气的！

吳：哎呀！老姊妹回来啦！怎么住那么些日子？孩子們都想你。

妻：（殷勤地）快坐下吧，大嬸子！（为了掩飾，向娘）她奶奶！你累了吧？給你个枕头你躺一会儿？（娘沒答，轉向芝）玉芝啊！餓飽了，还不給地扫扫，管什么也不能干！

吳：哎！跟孩子惹的什么气，誰家还不是这个样，一輩跟着一輩走，管怎么長大了別忘了媽！这会兒操点心就操点心吧！

妻：还能指望她！那么大小啦，什么也不能帮着干，吃飯倒頂一个！

吳：小啊！大啦就好啦！（向娘）你这些日子，不在家，侄媳妇还觉着沒有依靠呢。（向妻）你說是不是？住家过日子喂个雞，看个家，还不得个老人哪！

妻：是啊！現在誰家老娘們不做活，看家也得个人手。（趁隙地找机会）玉芝！叫你爸爸牽驢把磨套上。（芝应声下）大嬸子你坐着吧！我收拾收拾好去推磨。

吳：你忙吧！咱老姊妹多少日子沒見面，見面得嘮扯嘮扯。

（妻到外屋刷碗，收拾推磨用具。）

吳：二侄混的不錯呀？

娘：混的倒挺好，調青海去了，好几千里地！

吳：二媳妇也跟去了？以后你可沒处走动了。

娘：咳……（心里难过。）

吳：兒多也有好處，那個離開了，眼目前還有一個，別不知足啊！
還能管多咱都在眼前守着？

娘：咳！……多兒多女多心事啊！

吳：你還有什麼心事？不缺吃不缺穿的。

娘：咳！人到歲數了就該死，做也不能做，竟吃閑飯！

吳：可不能那麼說，誰都有老了那一天。你才比我大幾歲？我
還覺着越過越有滋味呢！

娘：咳！人和人可不一樣，（向外屋示意）都怪咱沒攢下什麼……
你是心滿意足啊！兒子是社主任，什麼事都要做個樣兒給
人看看，咳！咱家……。

吳：別提他那個主任啦，操那個心哪，成天半宿不睡覺，累呀！
媳婦也是知冷知熱的，我干點活還怕我累着，我能閑住啊！

娘：你身板比我強啊！

吳：這以後孩子也不用我哄啦，那個月都給我個三元兩元的
……。

娘：你真是前世修來的福呀！

吳：哎！老姊妹，這回誰還迷信，事情在人做呀！……你還是那
套行李呀？不“格”骨頭疼嗎？

娘：咳！就蓋這個也可惜了！

吳：（看看外屋沒人）老姊妹！你怎麼的啦？眼淚巴叉的。

娘：咳！……沒怎麼的。

吳：你还瞞着我做什麼，我早聽見啦！你看你那個直不起來腰
的樣，你看你穿的！

娘：哎！老姊妹我不象你呀！這回兒回來，連個睡覺的地方
都沒有啦！

吳：這鋪炕不是你的嗎？